

本来,此行终点站是广州,途中听说经过郴州,我就毅然决然弃车而去了。一下列车,我就打的直奔郴州。

郴州的绝唱

□ 周游

车到山前,已近黄昏。郴州,即苏仙岭,位于郴州市城东,上干云霄。步入山口,循溪而行,一牛吼地,便抵“郴州旅舍”。所谓郴州旅舍,即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纪念馆。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苏轼弟子,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自幼好书,才华出众,但是屡试不第,直到三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后经苏轼推荐,当过秘书省正字和国史馆编修官,终因元祐党争而受牵连,屡遭贬谪,乃至削官去职,远徙郴州。

走过青青竹林,看过灼灼桃花,一脚踏进古色古香的“郴州旅舍”,仿佛穿越时空,跨入北宋的岁月——

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只用了九年。由于元祐年间是由反对新政的旧党当政,因此,元祐又是北宋旧党的代名词。元祐八年(1094年),太后高氏薨逝,赵煦亲政,改元绍圣。这时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章惇、蔡京等先后执政,复行新法,遂将元祐时期的官员一概贬斥、放逐。苏轼、苏辙、秦观和黄庭坚等纷纷被逐。起初,秦观被贬谪为杭州通判,御史刘拯诬称秦观肆意增删《神宗实录》,遂被再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督酒税。绍圣三年(1096年),两浙转运使胡宗哲秉承章惇、蔡京旨意,暗中找茬,一无所获,便诬秦观放纵诗酒,败坏场务,继而告他请假抄写佛书。朝廷闻知立即免秦观官职,不准许他回乡,而且把他流放到全国最为蛮荒之地——郴州,并令地方官吏严加管束。此时,秦母戚氏年过古稀,半身不遂。“尽室幼累,几二十口,不获同行”(秦观《祭洞庭文》),只有仆人贵随。

秦观出仕不久即连遭贬谪,现又削官为民,这对心高气傲的他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从此,他便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孤独感和危机感。从处州到郴州,道路遥远山水阻隔,行程何等艰难,难以想象!在赴贬所途中,秦观有《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二绝》:

门掩荒寒僧未归,萧萧庭菊两三枝。
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丛,饥鼠相追坏壁中。
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

其一写他走进“门掩荒寒”的古寺,见两三枝庭菊在萧瑟北风中灿然怒放。菊花不畏荒寒的坚贞品格感动并激励了秦观,使他暂时遣散了忧愁,幽默地向黄菊询问。其二写他夜宿驿站,听到林间神祠传来巫女的哀歌,又见坏壁中饥鼠相追,触引出他对家人的思念,夜不能寐。二诗都描写了荒寒景色,情调却有开朗与凄苦之别。

一路走来,秦观满腹冤屈,满腹辛酸,磕磕碰碰,走走停停,风餐露宿,终于这年深秋来到荒凉僻壤的郴州,情绪消沉,写下了许多寄托身世的词作。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如梦令》)

此词是秦观在郴州郊外一个驿站住宿时写的。秦观通过驿站一夜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谪臣羁旅凄凉寂寞的心情和倦于迁居的情绪。

岁末,秦观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度过了除夕,寂寞孤单,思亲念故,心情异常惆怅。为此,他写了有名的《阮郎归》: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

陈小手的白

□ 陈仁存

“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这就是汪曾祺笔下的陈小手。我的上辈子人中还有记得他模样的,骑一匹雪白雪白的马。他是位男性老娘——接生婆、产科医生。在那个重礼教的年代,从事妇产职业的男性极少,社会地位也不高,尤其被他的同行们瞧不起。“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飞奔而去。”陈小手是纯洁无邪的,再配上白马,更是玉树临风了。这是汪老的神来之笔,是黑暗社会中的一个亮点,掩蔽不得,抹杀不得。汪老将一个真实的故事向人们展示,因为这是一幅美好的画卷,玷污不得,褻慢不得。他将陈小手的白放大了给我们看。“风格即人”。汪老人淡如菊,本身就是一位很纯粹的人。他让陈小手白得令人叹

惋。陈小手怀瑾自持,救人于危急之中,若以“神医”“半仙”称之,反会玷污他的白,妨碍其成为白的化身。他是纯洁之美的精灵。陈小手的白,是仁心仁术的白,是大爱无量的白。陈小手的生命从这片土地上消失的情形也极其简直,仿佛一张白纸被人拿手撕碎。“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把他打下来了。”没有反抗,没有哀痛,淡入淡出。倒是“团长觉得怪委屈”。剥夺他人生命不算,还要“日他奶奶”。这是怎样的世道呀!只因他的女人被他摸来摸去过了。陈小手白,世道黑。陈小手是一个卑微的人,命运的作弄,让他无法预知,也很无奈,正像耶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于》,迢迢清夜徂。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意思是说,到了郴州,秦观看到庭院深深,耳听乐曲《小单于》,想到做了一个戴罪他乡的孤客,感到“清夜徂”。词人思乡成梦,可是梦醒“旅魂孤”仍是独自一人,再也回不了故乡。他内心悲痛欲绝,又无处诉说,连传书的鸿雁都是那样无情。对朋友的关心,北归的失望,更把他的恨砌了一层又一层,真实地写出词人身在贬所、举目无亲、孤寂难耐的况味。

绍圣四年(1097年)初春,谪居郴州的秦观听到许多文朋诗友被贬的传闻,怨恨郁积于心,背靠郴山,面对郴江,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既是对郴江绕过郴山北去湘江的写实,又喻指当年师生志同道合,朝夕相处,意内而言外地寄托了无穷的情思!

据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坡翁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苏轼不仅赏识秦观的才能,而且也十分了解秦观的为人并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平心而论,秦观之所以被贬,也正是受到苏轼的牵连。所以“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喟叹,不仅发自秦观的内心,也说出了苏轼的深切感受。这才是苏轼极为欣赏秦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仅如此,这种沉痛的追悼之情又感动了书法家米芾,他将秦词苏轼书写下来,摩制在郴山西麓的石崖上,史称“三绝碑”。后人曾经为此撰联:

山是神仙占;名因才子传。

走出“郴州旅舍”,返回原路,拾级而上,不远即见一座绿瓦朱栏、斗拱飞檐的护碑亭,“三绝碑”就千古于此。面对“三绝碑”,仰望是我唯一的姿势。据《南国郴州》记载,毛泽东早年看过“三绝碑”,一直念念不忘。1960年3月12日,毛泽东回家乡湖南视察,在专列上会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地方领导。当张平化介绍到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时,毛泽东突然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老实说:“还没看过!”毛泽东说:“宋朝有个秦少游,很有才华,但不得志,被流放到郴州,写过一首《踏莎行·郴州旅舍》。”接着,毛泽东朗朗有韵地背诵起来。陈洪新回郴州后向郴州广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重视文化遗产、关心地方文物的精神,并到郴山瞻仰了“三绝碑”。此后,“三绝碑”被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郴州市政府根据人民的愿望,修建了护碑亭子,增设了秦观铜像。

登高眺望,郴江依然围绕郴山流入潇湘,“翠滴田畴,绿漫溪渡”(陶铸《踏莎行》)。夕阳已经落山,点燃了瑰丽的晚霞,染红了郴山的缥气,一切的一切,都在焕发着神秘的光芒。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湖南是迁谪文学兴盛之地,自有屈原、贾谊涉足,忧国忧民一直是湖湘文化的灵魂。秦观虽然只是匆匆过客,却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踏莎行·郴州旅舍》,而郴州却因这阙闪耀着古代文人伟岸人格的词作大大提高了城市知名度。九百二十年前,秦观不经意就赋予郴州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词人之幸,亦是郴州之幸!

珠湖,家乡的湖——我们常说的高邮西湖,我国第六大淡水湖。我在珠湖里摸过鱼虾,我的长大

忆珠湖

□ 徐晓思

离不开珠湖的滋养。当然,我想说的是《珠湖》,汪曾祺老题写刊名的家乡的文学杂志。“取鱼摸虾手,也写急就章”是我的诗句,意思说在“珠湖”还干一件事:写点诗文。我在这个《珠湖》里捞鱼摸虾拾贝,游泳踏浪弄潮,收获和成长,30年未曾疲倦过,未曾沉没过。细想起来,多亏文联阵地、《珠湖》载体中的老师文友的传帮带。

高邮文联成立的时候我正好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那时我们有个小草文学社,课余时间舞文弄墨,虽然够不上“文联”的联系,但我的老师任俊梅找机会带着我拜望一些名师。那时我涂鸦两本所谓的诗集,都是手写的、自己装订的:一本《拓荒集》,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一头拉犁的蛮牛;一本《真话集》,封面也是我设计的,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说是诗,现在想想我脸红,其实就是顺口溜。任老师说,这么多,把我头都看大了!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把老师头都看大了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诗文。尽管老师这么说,却在我的每首诗后面加上批语,在一些句子上做了赞扬的符号。她又说请专家指导指导,就把我带到百岁巷(可能是)的一位老师家里。一见面,觉得老师很特别,长得有点像巴金,下巴最像。任老师介绍说,莫老师——我就把莫绍裘和叶榭对上号了。这位专家很客气,请我们坐,喝茶,很朴素的师母送上了两杯茶。客气之后莫老师说先放这里让他看看,下周来拿。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去,莫老师很有耐心地挑出好一点的诗句表扬一下,接着和我讲了诗歌的一些关键词,什么“意象”“情感”“凝炼”“境界”“节奏”“结构”“跳跃思维”和“逻辑关系”,我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开了眼界。后来莫老师给我们同学讲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我对他产生了崇拜,我学写诗歌有点开窍,所以就有了小诗在《珠湖》上刊登出来。

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叫《野花》,是写给民办教师的,因为我还是民办教师性质。处女诗变为铅字,说

出来也是故事:当初也是发的“人情稿”——一天放学后,任老师把我带到百岁巷的又一老师家,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在谈话:一个是王干,一个是费振钟,说的都是文学方面的……我从偏僻的农村来,好像许多的话题离我很远,我也不懂那些高深的论点。不久我的《野花》刊登在《珠湖》的报眼处,虽然还是小报,但开启了我业余文学创作的梦想之门。

我最早认识并接触到的文联领导是驻会主席陈其昌老师,他最初和现在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老师形象,长者的风范,典型文人的代表。他为我们修改并在《珠湖》发表作品,任劳任怨,人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1998年我写了一篇与教育有关的8千多字长文,拿不准尺度,请他把关斧正,他欣然答应,几天后我再去时,稿子上已经被删、改、添得密密麻麻……

当时文联办公室里和陈老师搭档的好像是朱瑞庭老师,我去文联要是陈老师不在,都是他接待,包括我们为学生送书画作品,他也都那么友善热情。

文联的好作风一直延续着。接着的驻会主席薛序、夏峰……同样赢得我的尊敬,有限的时间内,和我亦师亦友相处,我们把文联看成追梦文艺的家,《珠湖》则是我们文学畅游和畅饮的精神家园。文联前主席姜文定说得也好,文联是“乐势”群体,重在“联”字。《珠湖》是重要的“以文会友、以茶当酒”相会老朋友、结识新朋友的大本营。原文联主席许伟忠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关心、鼓励我在《珠湖》发表专题诗文,同时,文学写作他是我的标杆。我是在珠湖里被推上浪尖的,我的第一篇万字以上的小说《一路喜鹊窝》,先发表在《珠湖》上,然后才发在《钟山》上的。

学人张五常说:“文章没有分量,在哪里发表都是垃圾。”这话没错。但我要说,文字经过珠湖的水洗、滋润——从《珠湖》起步是美丽的,如同星星、月亮,倒映在珠湖都是亮的。我和家乡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像菱、藕,是在《珠湖》里长大、开花结果的。

在镇江、扬州等地的方言中没有卷舌音,泰州、南通一带,只有泰兴话有卷舌音,而且“泉晨”一词,泰兴人会经常说到的,看到新奇的东西便问:这是什呢泉晨?意即:这是什么东西?“东西”怎么说成“泉晨”呢?

泉晨·釜冠

□ 朱延庆

泉,会意字,太阳出来了,在树木之上,明亮貌。《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泉泉出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泉泉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日出东方,“泉”代表“东”。“晨”指太阳西斜。《汉书·董仲舒传》:“周文王至于日晨不暇食,而宇内亦治。”“晨”代表“西”。泉晨即东西,但其运用范围不及“东西”大。

泉晨,以太阳出来、落下的方向为标志而组成的词,古意浓浓,诗意郁郁。“泉晨”如果写成“稿子”什么的,不仅让人不明其意,而且会使人大大为扫兴。

釜,指锅,没有脚的锅。《诗经·召南·采芣》:“于以湘之,维钩维釜。”古代有足的锅叫镬,无足的锅叫釜。至今一些成语中还用到“釜”,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曹植的《七步诗》中“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小学生也会背诵的。

泰州市区、姜埭一带称“锅盖”为“釜冠”。“釜冠”即是给锅加了顶帽子,太形象、太生动了,太文、太雅了。这个词的存在大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的印证。

“泉晨”一词,四海之内只有泰兴人说到、用到;“釜冠”一词,九州大地只有泰州、姜埭人说到、用到。它们都是语言的活化石。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的词语消失了,有的词义变迁了、缩小了,新的词语、词义产生了,而“泉晨”“釜冠”却能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一直为人们所沿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